

明雷禮撰

明萬曆間刊本

國朝列卿記
(二)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一

內閣行實

李賢字原德河南南陽府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幸毋以爲憂言已卽去明日疾愈人以爲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爲州學生學業騰起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酬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英宗皇帝嗣統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

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
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
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
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
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 勅兵部
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涓未萌
之患蓋賢筮仕卽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
內韃官羣起扇亂亦應虜賢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
事會有 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者賢以職守所

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賢言賢以人才繫大學而大學因元之陋上疏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効後數年詔新大學實自賢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葉夫人憂久之轉文選郎中候終制赴京賢官吏部更三任率公暇手不釋卷尚書王文端公直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賢爲歉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賢往見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問是求知也士大夫

兩賢之已巳秋虜寇大同時中官王振用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行師潰於土木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賢瀕死而還景泰初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心者或略臣以爲陛下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旣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信宜賜覽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虜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共

議長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以中國
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禦之而又有取
勝之道則火鎗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止可以
衛民使得耕作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者何如夫今之將士猶
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
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爲國家復雙雪耻此忠臣義士所以
扼腕而不能安寢也乞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言采取而行
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
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賢以虜欲無已不宜終徇上
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

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茂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
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
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 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
於心不必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
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 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賢言誠
爲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鑑錄
於羣臣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
曰鑑古錄上之蓋深有意効忠於上爲孝友恭儉之事而力莫
能與 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
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

后殉葬者 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 上憮然以賢言爲是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素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深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爲已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賢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命吏

部識其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
愬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
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 旨言官劾賢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
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甚異 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
天亦怒賢等雖強解釋然不自安明日言於 上釋之詔俱謫
外任賢得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將辭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
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賢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王翱因
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 上頷之卽日留爲吏部左侍郎踰
月承天門災 詔復賢尚書學士賢上章懇辭不允二年戊寅
春賜玉帶以優寵之 皇太子將出閣賢請擇學術端良之士

備輔導乃上劉詡等數人爲春坊官 上仍命賢總之日授書

正字於 文華殿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至京 上喜其來

問賢曰與弼當授何官賢曰以弼之純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

坊諭德專輔 青宮爲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復請

徇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

多以爲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

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

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

之居無何邊檄騷然 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巡撫者蓋都御

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昱皆賢所薦一時號稱得人尋命賢

督修大明一統志賢偶患足病不能造朝 上遣御醫來視又

數遣太監安寧以政務問賢旬日方愈入謝御史劉濬劾太傅

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

校聞濬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繫之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

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乘間讒賢以爲

阿護文臣會 上知賢已深譖卒不行而大悟賢言爲是濬得

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

以警衆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及

天順二年如期來集賢言於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俟十年

一度著爲令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

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賢迎復事

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臣不敢從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

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

減省與民休息所致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

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徇國下避仇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祿公以封贈 恩誥 闕謝至是陞辭 上特賜寶鏹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賢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虛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於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賢與尚書鹽山王翱主之四年庚辰虜酋孛來寇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賢請急發兵遣兩都

督將之出鴈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五年辛巳虜西寇涼州莊浪賢知上以虜入爲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勲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賢曰爾旣殺仇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

既脫於難

上急召之入宮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

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

以開言路殿焉

上念賢忠勤下

勅加太子少保賢上章懇

辭不允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俱輸疲困已極宜赴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上命廷

議率從賢言

聖烈慈壽皇太后崩

上見賢所服斬衰與衆

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合古卽以賢服著爲法命宮中悉易之

孟冬享

太廟適大喪禮未終

上以問賢賢言宜俟釋服後

庶人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公言幾舛於禮七年癸未春

上

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

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召賢曰朕

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

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月晦夜賢聞空中有聲明日

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而有此異惟

陛

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